# 大义灭亲之刑审淫母

大义灭亲之刑审淫母

（一）

清朝乾隆年间，一队车仗行进在山间小路上，队中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官人格外显眼，那正是当今科举状元小杰，年仅二十三岁的他在殿试中拔得头筹，深得乾隆器重，但出人意料的是他自荐回到家乡山阴县做父母官，皇帝挽留不过，只有答应先让他任两年的山阳县县令，并赐他两名大内高手雾雨和雷电，左右保护其安全。

一路上小杰都在想象自己此次衣锦还乡，家中的父母会怎样为自己骄傲，虽然家中也还算富裕，但父母对自己的学业始终大力支持，而小杰也够争气，在同窗们纷纷放弃学业娶妻生子的时候，他还是埋头苦读，到二十三还未谈婚嫁，终于金榜题名。

队伍进入了山阴县，百姓们看到新任县官竟然是老王家的独子，纷纷交头接耳。小杰发现众人虽然对自己很是关注但言谈举止间并无羡慕之意，甚是奇怪。

倒是小杰家的邻居张婶在人群中大喊：「小杰你家中出事了，快回去吧。」

「什么，家中出事了？」小杰脑袋一蒙，连县官交班都不顾，单带着两大高手就往家里赶。

「小杰啊，你可回来了，」一身丧服的王母晓芬早就迎在门口，想是已有人通知了她。

「妈妈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」小杰有种不详之感。

「就在上周，你父亲在出去做生意途中感染了风寒，回来没几日就……呜呜呜……」晓芬说着说着就抽泣起来。

「啊？」身为孝子的小杰犹如五雷轰顶，差点跌倒过去。

在灵堂上，老王平静地安躺在棺木中，灵堂上，哭声一片，晓芬更是泣不成声。

小杰强压着心头的悲痛，过来安慰自己的母亲：「妈妈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可别把身体哭坏了。」

回到后堂，刚才一直不发一言的雾雨凑了过来，在小杰耳边悄悄说道：「我看老爷面无憔悴，不象是病故的样子，倒象是在健康状态下毙命的。」

「什么？」小杰猛然回头，追问道：「你的意思是？」

雾雨双拳一抱：「卑职不敢妄言，只是需要检验下老爷尸体方可确定。」

「好，等晚上我会替母亲守灵，你们随我一起。」小杰下定决心要将此事搞个水落石出。

当晚，小杰和雾雨、雷电三人守在灵堂，在确认四周无人的情况下，小杰给雾雨使了个眼色。

雾雨来到老王的棺木旁，用手在老王身体上敲摸了半刻。

「大人，卑职已有结论，」雾雨向小杰禀道：「老爷骨骼断裂，内脏也有破损，想来是被高手一击致命的。」

「什么，你肯定？」小杰还有些不敢相信。

「千真万确，」雾雨坚决地说。

「还有一件事不知当讲不当讲？」雷电也靠了过来。

「你说！」小杰发现父亲之死中的谜团越来越大。

「我发现令堂大人步伐轻盈，象是久习武功的样子。」

「什么，怎么可能？我妈妈自十八岁嫁入王家，十九岁产下我，如何会武功呢？」

「这个在下就不知道了，但此事实在蹊跷，而且以令堂的功力，应该可以查出你父亲的真实死因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我妈妈有事瞒着我们？」小杰更加糊涂了。

「这个在下就不敢妄言了。」雷电也比较谨慎。

「大人，此事必然事出有因，我认为我们可以先行监视令堂，看她有没有异常再做结论。」雾雨出了个主意。

「好，就这么办，今晚我们一起潜伏在我妈妈的院子里，看她有什么问题。」

一行三人悄悄来到主人院子，就藏在晓芬卧房窗外的灌木丛中。

夜快三更了，晓芬的房间里竟然还亮着灯，三人藏下才一会，屋顶上飞下一个人影，径直串进了晓芬的房中。

「看身影象是孤独郎君啊！」雾雨自言自语道。

「什么，孤独郎君？」小杰惊诧道：「那个打家劫舍掳淫妇女的孤独郎君？他不是沉寂十年了吗？」

「正是，不知他此次出现与老爷的暴亡是否有关联？」雷电示意二人一起偷听屋内的动静。

「你怎么还敢来，我儿子回来了你不知道？」是晓芬的声音。